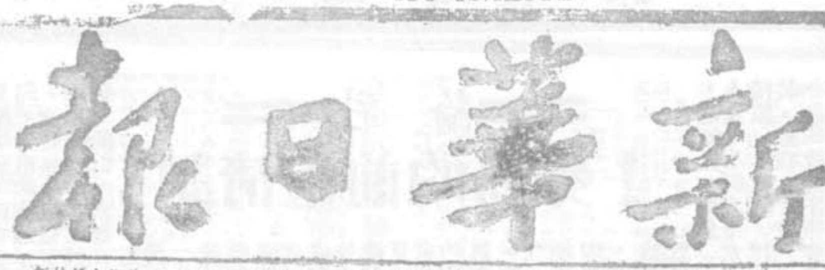


熱烈獻金鼓勵士氣

陪都各界慰勞黔邊守土將士總募委員會為陪都婦女界舉行勞軍獻金遊行敬告各界

一、指定獻金[illegible]

二、獻金遊行[illegible]

三、獻金[illegible]

四、獻金遊行路線

（一）十二月十六日自較場口經關廟街都郵街民族路過都郵街民國路福特街中大樑子中正路經打銅街至西衛林森路至新豐和門止

（二）十二月十七日自較場口經[illegible]街武庫街新丁路經七星崗中一路中二路中三路中建國美專校街上清寺街中山路求精中學止

五、獻金請各機關各國團體各婦女團體[illegible]各代表[illegible]

六、[illegible]各商店住戶及行人踴躍捐獻

七、[illegible]

陪都各界慰勞黔邊守土將士總募委員會啟

社論

認清當前的局勢！

敵寇在今年四月發動河南攻勢的時候，我們就肯定這次是敵寇的「救死攻勢」。在軍事上，它的戰略目標，是打通大陸交通線，阻斷滇緬交通，和破壞美軍在中國的空軍基地。它的政略目的，也就是破壞中美關係，孤立大後方和正面戰場，挑撥中國國內團結，製造磨擦和分裂，敵寇在這個過程中，軍事攻勢和政治攻勢是相輔爲用的，軍事攻勢則佔了主導地位。

敵寇從河南到湖南，從平漢到粵漢，雖然時有頓挫，時緩時急，終於長驅直入。湘桂路上，敵寇在侵佔桂柳之前，曾經緩和了攻勢，停滯不前，這一方面是因戰線拉長，不得不有糧整，而主要的却是在利用美國大選前夕的時機，進行政治攻勢。敵寇便在中國散佈反美的空氣，更利用美國孤立主義者攻擊羅斯福總統援華不力的機會，挑起中國反美情緒，作爲反羅斯福的聲援。這正是挑撥中美關係，孤立中國的一個惡毒計謀。它更幻想羅斯福落選，孤立派當選，變更美國現行的國內外政策，那就更有利於它。現在回憶起來，那是一段對民族極危險的時期。等到羅斯福再度當選的大勢已定，敵寇看它的奸計已敗，便又繼續發動攻勢，在桂、柳、南寧相繼侵陷之後，便更分向桂境深入，向貴州竄入，先頭部隊佔獨山都勻。越南的敵寇也就進了桂境。貴陽震動，連渝也緊張起來了。這時候，敵寇顯然已經達到了這次攻勢一定的軍事目的與政治目的，前綫我軍也就在此時機，向前推進，便連續的收復了八寨，三合、獨山、六寨、芒場、南丹、車河，敵寇便又縮到了接近其一部主力所在地的河池，宜山。到現在爲止，前綫我軍仍在前進中。

貴州的威脅暫時解除了。但是正像紐約時報所說：「……不過提醒中國人民，莫認爲前進的日軍已遭敗績，因爲深入貴州的日軍，或者只是企圖切斷滇緬路的襲擊部隊，而他們的主力却在鞏固廣西一越南的陣線」。中央社專電也說：「不過美國報紙一直沒有表示可謂中國的軍事危機現已過去。」在大後方人民，正在開排欣喜，半月來緊張的情緒，稍鬆了一口氣的時候，紐約時報及中央社電訊的意見決不是「幸災樂禍」或「故作聳聽」，來打破大家想安靜的心理。而是警惕大家，要注視敵寇今後的動向，對時局的嚴重性絕對不能低估，自然也萬萬鬆懈不得。照我們對敵寇今春開始的「救死攻勢」的估計來推測，敵寇的攻勢箭頭，仍然會繼續西向。爲什麼呢？敵寇企圖徹底打通並鞏固其大陸交通線，企圖擊毀美軍在滇境的空軍基地，企圖使中印公路不能通，油管不能接到，這樣來孤立大後方，遮斷美國的援助。在這種攻勢當中，它又會宣傳這是打擊美國的力量，來挑撥中美關係。至於它的政治攻勢的箭頭，就要着重挑撥國內團結。在敵後，則加緊「掃蕩」，在大後方則進行挑撥，破壞民主團結，及反對人民，反對共產黨。敵寇在我敵後，始終也沒有放鬆對我軍民的「掃蕩」。可是，現在敵後大塊淪陷的國土上，佈了我軍和人民武裝。敵寇在去年夏秋三季，集中力量分區「掃蕩」，也是到處失敗。今後的敵寇不僅要繼續其「掃蕩」，還會利用僞軍和匪類配合夾擊敵後我軍。同時，敵寇漢奸是最怕中華民族的團結的，因此又必然要在大後方對民主團結運動，施盡其挑撥離間的活動，使要求民主的人民和黨派，遭遇種種困難。全國愛國人士必須警惕到敵寇漢奸的陰謀。國民黨中孫中山先生的忠實信徒，共產黨，其他抗日黨派，以及一切愛國份子，必須加緊團結，不要使敵寇漢奸的挑撥陰謀和破壞我民族利益的活動能夠實現。政府尤須認真實行有利抗戰民主團結的政策，才能使敵寇的政治陰謀不起作用。

敵寇的陰謀仍未已，攻勢仍未已，廣大國土並未收復，時局的嚴重未減，爲了能粉碎敵寇的繼續進攻，還是要加緊努力，切實動員人民組織人民和武裝人民，首先要使桂滇的人民有一切可能條件，能夠趕緊組織起來，武裝起來，參加抗戰，保鄉衛國。爲了粉碎敵寇的政治攻勢，就必須警覺敵人各種各樣的挑撥活動，不讓敵寇漢奸挑動內戰，分裂團結的陰謀得逞。必須以民主團結的力量，來粉碎敵寇的一切陰謀。

敵寇是決心要滅亡中國的，它的「救死攻勢」，就是要以中國抗日民主力量的死，來挽救它自身的死。這是敵寇不變的政策。今後的動向，仍然是如此。大家必須認清時局，加緊努力！

＊解放莒縣之役＊

僞軍三千多人反正

魯南軍民在費縣銅石到曲阜間破路二百里

（本報山東通訊）莒縣莫正民部三千五百多人，已於十一月十五日全部集結完畢，在我軍掩護下歸入根據地。沿途民衆預先打掃街道，各村婦女識字班等組成秧歌隊打着鑼鼓歡迎，以茶點、水果、香煙相待。到達指定地時，當地居民已早爲掃清住房，並有[illegible]紛紛攜帶禮物，前往慰勞。

編者按：莫正民部原來是莒縣僞保安大隊，莫氏本人是該隊大隊長。今年十一月十四日，山東濱海解放區我軍發動攻勢，收復莒縣時，莫正民率領全部反正，並[illegible]到十五日午，才把殘敵完全消滅，把莒縣解放出來。

～山東解放區捷音～

（本報山東通訊）魯南我軍民自將銅石（費縣西北）到曲阜[illegible]長[illegible]里的公路線全部破壞後，我民兵又把費縣到銅石七十多里公路沿線的據點碉堡全部攻克。九月底，費縣七、九區區中隊攻下小平安莊以南碉堡一座，俘僞軍九名，獲步槍九枝，我民兵又乘勝逼克西山、石嶺、泉上、李[illegible]等四個碉堡。九月二十五日晚，我汶河縣一區區中隊和民兵，襲擊費縣西十餘里的員外莊據點，將圍寨和五座碉堡全部推毀，並將以東三里的碉堡也全數推毀，又破壞了石橋一座，收電線七十多斤。十月二十八日，區中隊與民兵[illegible]時，[illegible]民兵追擊三四里，把[illegible]。

我克車河迫近河池

緬北八莫城區我佔七處據點

中英美印軍協同克復喀沙

（中央社訊）據軍委會十四日發表戰訊：一、廣西方面：河池西北約四十六里之車河，於一[illegible]據點，十三日晚已爲我軍克復，現我軍正續向河池迫進中。二、緬甸方面：㈠八莫區城我軍第三十八師，繼續向敵攻擊，在八莫各面，我均獲有進展。㈡盟軍佔領[illegible]要點彭道、弗巴後，復進而佔領喀沙，來遠敵人堅強抵抗，[illegible]中美英印軍協同作戰所[illegible]之戰功。[illegible]

（中央社訊）中國駐印遠征軍司令部十四日公報：[illegible]

[illegible]

（中央社八莫前線十三日專電）國軍第三十八師今日佔領八莫城中心的[illegible]

（中央社紫支那[illegible]十三日專電）我第二十二師先頭部隊，已經在八莫以南[illegible]

（中央社專東前線某地十三日電）[illegible]

超空堡壘出擊泰國

名古屋敵三菱飛機製造公司自

爆區被炸起火災

（中央社[illegible]十三日電）[illegible]

美中北太平洋將領

會商對日新戰略

尼米茲和阿拉斯加區司令，北太平洋以及第五艦隊司令等都參加

（中央社珍珠港十四日合衆電）美太平洋艦隊總司令尼米茲上將，和前阿拉斯加軍區司令[illegible]，已經和中太平洋[illegible]北太平洋[illegible]等結束。北太平洋[illegible]

（中央社[illegible]十三日電）[illegible]

戰時生產局

商討影聞宣傳

（中央社訊）戰時生產局[illegible]

協助我國發展工業

美新任助理國務卿談

（中央社華盛頓十三日專電）[illegible]克萊敦說：協助只能達到可能低廉的限度[illegible]

貴州難民塞途

竟有人打劫

（中央社貴陽十四日電）黔省府[illegible]

財部調整價格

生絲蠶繭[illegible]

（中央社訊）財部[illegible]

雲南有好心人

（中央社昆明十四日電）[illegible]八百八十八萬二千多[illegible]

魯中解放區沂水羣衆

自動組織起來

壯丁都參加了自衛隊，婦孺漢參加了農民救國會，工人組織了工會

（[illegible]沂水通訊）[illegible]

沒有近路走

[illegible]

雷島奧馬克東南山地

敵軍一萬五千被圍殲

（中央社[illegible]）[illegible]

投彈瞄準器 在美公開表演

[illegible]

組織人民自衛武力

川臨參會昨日通過

（中央社[illegible]）[illegible]

蓉市臨參會駐委會

質詢紗布管制弊病

機戶織布每疋要化千元小費

（成都通訊）成都市臨參會駐會委員於十二月七日舉行第[illegible]次常會，[illegible]

兒童福利協會[illegible]

（中央社訊）[illegible]

薩爾北部前線 美軍到達萊因河

第三軍向薩爾蘭亭以北前進 匈京郊外蘇軍深入敵內防線

西線

（本報綜合訊）根據各方電訊：十三日，西線盟軍得到了順利的進展。巴頓將軍麾下美第七軍在薩爾北部前線，已到達萊因河。巴頓將軍麾下美第三軍在薩爾前線，已攻佔齊格菲防線一個堅固據點。荷吉斯將軍麾下美第一軍在科隆方向前線，已推到都倫，這是到科隆的道路上最後一個大城。

[illegible]

東線

（本報綜合訊）匈境蘇軍繼續從北面和東北面，向匈牙利京城布達佩斯推進，[illegible]

[illegible]

自由希臘領袖發表談話

希臘需要民主

雅典和比里猶斯區戰事仍猛烈

[illegible]

（中央社雅典十三日路透電）[illegible]

關於戰時生產局

黃　醒

[illegible]

南國政府就要回都

鐵托將任總理

（中央社倫敦十三日合衆電）[illegible]

美勞工立法會

羅斯福讚揚

[illegible]

（中央社華盛頓十二日電）[illegible]

西班牙展開游擊戰

佛朗哥着慌了，召集將領會議討論應付辦法。

（塔斯社倫敦十三日電）[illegible]

西班牙共和國的旗幟 高懸在法西邊境

——游擊隊訪問日記

[illegible]

戴高樂到了達黑蘭

（塔斯社德黑蘭十四日電）[illegible]

法航空公司 收歸國有

（中央社巴黎十三日路透電）[illegible]

英報估計德軍兵力

現在還有三百個師

一半以上分佈在東線

（英新聞處倫敦十二日電）[illegible]

邱吉爾在下院

[illegible]

天冷，難胞要衣被！

南岸民衆慰勞國軍

[illegible]

幾年來顛沛流離 交大學生自力更生

今天開校友大會，討論遷移南充問題

（本市訊）[illegible]

市聞一束

[illegible]

短評

恰巧不是

[illegible]

這就叫矛盾

[illegible]

新華副刊

深夜

小金

「姐姐，我冷。」睡在我傍邊的六弟，迷糊的呼着。

「六弟，挨近點姐姐睡。」因爲一張又薄又破的被褥，實在抵不住這寒冷的天氣，我想不出別的辦法，只好把穿着睡的破棉襖解開，包着三歲的六弟。二妹三弟四弟五妹四個也互摟做一團。

老鼠的奔騰亂跑，河邊的兵船上已經打過十二點鐘了，河風從篾縫裏吹進來。我發抖地摟緊着又睡熟了的六弟，想起了白天三弟去河邊檢船板底下來的爛花皮時，被保警綁了起來，要不是周保長去講情，還不放出來。又想起到周保長那張狡詐的尖削臉孔，生着一雙貪饞的老鼠眼睛，老是盯着我，總想使我不能合眼。

滿滿三個月的七弟沒有奶吃，又哭了：「短命，鬼叫你投到這種家來的。」媽咒罵着，一面聽見父親的嘆息聲又轉對父親說：「小毛的爹，趕明天發了餉，你試買點紅苕（紅苕）回來，也好沖點米湯他吃吃。唉，一個月只發六斗米，煮稀飯都不夠吃。前幾天周保長送的一斗平價米又吃完了。人又病了，那裡會有奶餵？」

「六斗米，跟老子是廠裡規定每人最多只發六斗呀，又不是我不給，一天都說不清楚，我又不會偷啊。」父親早就是一肚子氣了，又這吼着，「那天借周大爺一千塊錢跟你看病抓藥（看病買藥），還是講人情才算的大一分利，這衣不暖，看郎個背得起。菜錢也只跟那二千多塊錢，做了，看你吃啥嘛！」

這樣的傳來一陣「提倣娃子呵（偷東西的賊）！提倣娃子呵！」的喊聲。一二聲亂糟糟的狗也跟着吠了起來。七弟又嚇哭了。但隔不了好久麼背又靜了下去，因爲這是大家每夜都聽慣了的。「那胡先生還說我體弱，叫我多吃些補的，看你就窮都巴不得不買才好！」媽一面拍着七弟一面嗚咽着。

「是你不聽我的話嘛！周大爺的事，你又不……」父親說着就把嗓子放低了。我的心跳得很利害，呼吸也逼得吐不過氣來。

「別再提那些短壽的話了吧。秋兒今年才滿十六歲。周保長的太太，我也怕養得她出來。他有錢，我家可餓死了，今生不好，也得修修來生。」媽在傷心地啜泣。

「我何嘗又願意呢？不過餓死了，屋子窮了也不會有人來照的。我見秋兒還早總是別家的人，雖然年紀小點，可同事老梁的十六歲女兒不也嫁了嗎？再說周大爺是錢數大點，他家有田有地，只要她回去生個一男半女，那個不把她當個寶，還愁吃，愁穿嗎？並且周大爺還對我們都很幫忙。」父親歇了一口氣又說：「像我們每天做牛馬一樣的活路，還比不上牛馬那樣舒服，自己的血液賠盡了，還要賠上自己兒女的血，唉，真慘！所以我願意把秋兒送了去，我對不起秋兒，也只是爲了要救救她的弟妹們。」

「唉！我真是個苦命人！」媽嗚咽着說。

我用冰冷的面頰貼着六弟溫暖的小臉，讓淚珠掉入他的流淚。

早上五點多鐘，天還是黑的。油燈下，父親坐在床邊穿草鞋，我跳下了床，跑過去跪在父親的脚下：「爸爸，我是你的孩子呀！你忍心……」我哭不能成聲，仰視着父親皮包骨頭的瘦臉，是一副死人樣的白臉。

窗外，廠門前開工的紅燈亮了，父親搖着頭，推開了我，邊走邊說：「孩子，叫我有甚麼辦法！」

鹽怎樣生產出來？

卜南夫

——在五通橋和竹根灘所見

關於鹽的製造，是由一個隸於財政部的鹽務局統轄，每天每一家鹽灶的產鹽量都是一定的，不能隨意的減少，更不能無故的停工，（這裡所說的有「故」無「故」，完全依照鹽務局的規定，不能請求鹽「故」，否則是要罰款。）而每天所產的鹽，由各家鹽戶呈報，並且經鹽務局派人點驗入倉，入倉後就完全由鹽務局統買。

當然，鹽是每個人所必需的，就是乞丐沒有鹽也活不了，所以無論價錢怎樣高，它的銷路總是用不着愁的。

製鹽的方法，是非常笨，非常落伍的，鹽的原料是取給於鹽滷，鹽滷是要從一百多丈深的地層裡打出來的——就是所謂鹽井。鹽井的口徑，不過有碗口大，萬一要是桌子一類，或是滷的筒子掉到一百多丈深的地層下面去，要弄上來可就不容易了，鹽灶老板，遇到這樣的事情，只好自認晦氣。經常每家灶都用了一批技術工人，專門對付這一類的事。他們可以想出種種巧妙的辦法，把落到井裡的東西撈起來。撈起來要費多少時間，什麼人也沒有把握，有的時候要幾個月，有的時候要幾年。

因爲鹽務局對於價格和產量都有嚴格的管制，所以一般鹽灶對於生產各方面都採取保守態度，輕易不肯改革。例如打鹽滷普通是用牛力，最近雖然傳說有電力吸滷機，雖然政府準予貸款一部份，他們仍然不肯輕易的採用。此外像打出的鹽滷要用煤火煎，而他們依然沿用他們的老灶——那種老灶是既耗煤，而且效能較低。

讓我們回頭看看鹽工的生活。

我說鹽工過的是非人的生活，這句話決不是誇張。只要看看他們的工作和待遇就知道了。

無論年關、節期，無論颳風或者什麼紀念，鹽灶上是決不停工的。所以一年三百六十五天，鹽工是看不到有什麼假期的。鹽滷要晝夜不息的從鹽井裡打出來，同時又要鹽工晝夜不息的工作，使鹽滷變成鹽，一天廿四小時，他們多僅工人分兩班担任工作。

大部份工作地點是在灶房裡，灶房裡的地上安了許多口大鐵鍋，鹽滷就倒在這鍋裡，下面用煤燒，所謂「灶」者，就指的是這個。這個灶的特點就是沒有通外面的煙囪，在灶房裡除掉一兩個進出的門以外，又沒有窗戶，於是煤煙，一氧化炭，夾雜着鹽滷裡所分解出來的氯化物，充滿了一屋子。所以當我們遠遠的看一座灶房，你一定奇怪，爲什麼從瓦縫裡，牆縫裡冒出這樣多煙來。假若是下雨天，煙氣就都冒不出來，那就只好讓它長久停留在灶房裡了。

不知道是不是由於我去的時候，正是陰暗的，沒有太陽的早晨，當我跨進灶房時，我得着了一個可怕的令人戰慄的印象：

狹長而陰暗的房子，在濃鬱的煙幕中，我也看不透到底有多深。幾盞可憐的豆油燈，這就是「搖搖欲墜」，也看不清楚裡面一共是有多少鹽工。他們活像幽靈一樣的來來去去的工作着。大家身上除了下身遮着一塊圍布以外，其餘部份都是一絲不掛的。地下的幾口鍋正燒着火，但在煙霧中也現不出火光熊熊了。鍋上正沸騰着鹽滷…………就在這時候，突然我想起了傳說中的地獄，真的，有煎人的油鍋，有受刑的人間鬼，有小鬼…………我有點膽怯。

我們每天生活所必需的鹽就是從這種地方產生的。

新華信箱

工人對文藝提出的意見

編輯先生：

我是一個在業的工人，對於看看文藝是在十六歲開始的，在學校裡受了四年教育，因爲到現在已經三十三歲的那一年，父母親都死了，只好開始我的學徒生活。

這裡我想同先生談談幾個問題：

㈠工人爲什麼不容易接受到新文藝？

——當然接受的還是有，不過大部份的工人對於看小說，看詩歌，看小曲卻非常的喜歡。你拿一本神俠小說，一本新小說來給一個普通工人，他總是喜歡那本神俠小說，於是，我常常在思考，我想這是什麼緣故呢？

當然，要工農大衆能接受而喜歡新文藝，根本問題還是一個社會問題。工農大衆連飯都吃不飽，身體都穿不暖，那個還去看書？尤其在這個封建勢力還能支配中國社會的時候，那些神怪小說免不了還能存在，能存在就免不了會影響別人。

不過，我感到還有一個問題，就是現在的大部份文藝作品太歐化了，學生在受過西洋知識的教育，當然對於這類小說可以看懂的，雖然工農大衆就不行了，無論這類小說寫得怎樣好，可是那形式卻讀起來太不習慣，於是看了一次就把它放在一邊了。我并不是贊成拿個小說，我的意見是應該寫得中國化才好。工人中間能看書的也是不多，使他們能合中國氣味，一定可以使得他們有興趣看。內容當然也重要。假使寫的是工人大衆的生活，工人們一定更喜歡看。例如：有一本「[illegible]」，假使形式上再中國化一點，文字上能通俗一點（生字太多），那可以傳得更多的讀者。——其實，一談起來問題真多。因爲中上話說太不够用，使作者無法，只得這樣寫。

——像這紅著的「[illegible]傳」是太好了，尤其是寫那個[illegible]的死，就使讀者熱心讀一面看，一面起着感動，像自己感受到的苦痛一樣。但這形式又那末合口，內容又那末深刻，文字又那末生動活潑，生字不多。

㈡我覺得一篇東西，寫出來能夠在大衆面前朗誦，像舊小說可以在茶館被那些說書的人講讀一樣，能做到這樣，不是效果更大，教育作用便够更大？——但當然也要牽涉到場合問題，像目前這種情形之下，根本不允許，但是我們一定要做到這樣。

㈢在農民中間流傳着許許多多的歌謠，從這種歌謠有許多很能反映他們生活。所以我覺得在我們工人中間也應該有從工人口中的歌謠。當然是要最能反映工人生活的東西，但是很少有人來寫。

我在這很想坦率地向先生談了三個問題，請先生能給我一個答覆，這是不是我的苛求，所以，我的作目的也是爲了這個。我有一個志願：就是在自己業方面的修養有點基礎，正要開始寫的。現在，當然也要多多練習寫作，寫那被壓迫的工人生活的。——此致

編安！

一個工人　火餘敬上

火餘先生：

讀了來信，我們很興奮，因爲我們知道，這不僅是你一個人的意見，是你說出了多數人想要說的話，這是多數工人對目前文藝作品提出來的要求和問題。我們相信，你的呼聲，是會得到文藝界的注意的，因爲同時在這些話裡面，也包含了你，——一個工人對於社會生活所提出的控訴。

我們知道，在現在社會情況之下，一般工人朋友過的生活是多麼苦。整天，或者整夜的勞動，弄得精神如何疲倦，衣和食的恐慌，又在生活裡面加添了無限的憂慮。那時候，有一個工人朋友伸出手來，希望得到一點讀物，如果我們介紹給他說：不是有許多文藝書籍和雜誌，在出版，在流行嗎？可是，當一冊新小說的書和一冊神怪小說的書擺在一個普通工人面前的時候，你告訴給我們，他是會選擇那後面一種的。所以你要求應該有工人的讀物，你要求「中國化的，文字生動活潑的，描寫工人生活的，……」總之，是工農大衆所歡喜所樂於接受的作品。如果，就你這樣的要求，到我們已經出版了的書籍中去尋找一番，那麼，我們所收到的結果，也許會不大令人滿意的！要是追問下去：爲什麼我們的文藝作家們不多寫些這方面的作品呢？這種適合於工農大衆讀的作品，我們相信，這是許多進步的作家所十分樂意的事情。但是，要這樣做，就需要深入到工農大衆的生活，到工廠里，到鄉村里，真正和工農大衆一道兒去過日子，因爲只是看看生活的表面是不成功的。要想寫，還得深深地體驗勞動人們的生活，在那樣勞動的人們的感情又如何呢？……可是，在今天的社會里，[illegible]？要做到這樣，卻像有一條鴻溝隔在文藝作家與工農大衆之間，一方面是工農大衆在勞苦環境中過着日子，得不到自己所希望的文化食糧；一方面是文藝作家們想要前進入社會的下層的實際生活中，（只有這樣實際生活是文藝作品豐富的源泉）而又不可能生活、呼吸在同一的社會里面，兩者的結合卻是十分困難。就說，有的文藝作家，他獲得了豐富的材料，掌握了現實的生活，那麼總可以好好寫了？可是不然，不是我們聽說過嗎，當一個人下筆去寫作的時候，他總不得不有一個[illegible]的感覺，——顧慮這個，耽心那個，他所想寫出來的，經過多少次的磨折與審查，待到印成書，出現在紙面上，又還能剩下多少呢？……就是這個社會里做一個文藝作家的艱辛。至於那些神怪的，把人拖向復古反動的書籍，或者有着色情傾向的書報，在這方面的遭遇卻好得多了。當然，要是從教育意義上來講，不要說工農大衆，就是知識份子，在今天也還是一樣受着一些條件所限制的書籍，但這種書卻是很容易到人手邊的。

由於這兩個困難，文藝作品要產生很大的效[illegible]。但是，從以前到現在，許多文藝作家也不斷地在研究怎樣使文藝作品[illegible]，比如你所提出的：「無論這篇小說寫得怎樣好，可是那形式卻寫得太不習慣，於是看了一次就把它放在一邊了」；「有一本[illegible]，假使形式上再中國化一點，文字上能通俗一點（生字太多），那可以傳得更多的讀者」……這是[illegible]的問題。[illegible]

[illegible]

討厭的領工

火餘

我們的領工，
像一座壓路機；
當他走進工房，
大家覺得可厭不如意。

領工的眼睛，
像一對鉗鑽，
當他盯我的時候，
使我感到心裏不安。

領工的說話，
包含了無數的魚骨頭，
當他責罵某一個學徒或工友，
每個人的耳朵都會感到無限的難受。

領工的談笑，
像正在鳴叫的警報，
使大家惱了，
又驚又害怕。

領工走出了工房，
我們像卸下了很重的擔，
大家又可以自由地說話，
工作起來也舒爽。

十二月廿日於[illegible]